

## 四十年教誨恩深 悼周祖謨師\*

魯國堯  
南京大學中文系



魯國堯、周祖謨、王力、沙加爾 1982年攝於乾縣師範學校唐柏下

去年8月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在天津舉行，同時隆重慶祝周祖謨先生、邢公畹先生八十華誕，周先生興致很高，做了長長的講演。12月22日周先生還給我

---

\* 編者按：周祖謨，字燕孫，北京人。1914年11月19日生，1995年1月14日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寄來了賀年卡，細筆，小字，很工整，毫無老人常見的顫抖的字畫。1月21日中午接到周先生遽爾辭世的電報，我驚呆了，好久好久才鎮定下來，趕緊去郵局打長途電話，詢問了情況，隨即倉皇進京。

我終於趕上了1月23日上午九時許在八寶山舉行的燕孫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只見先生瘦削的面孔、安祥的神態。然而永別了，我再也得不到恩師的誨導了，再也得不到恩師的誨導了。

四十年教誨恩深，往事縈回，我更加悲痛。

1955年我從蘇北的小城進了首都，走入最高學府。對大學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新奇，高不可攀，系裏就讓幾位先生給我們新生做關於校系情況、學習方法等的報告。第一位是系主任楊晦先生，第二位就是周祖謨先生。我還記得先生當時穿的是中山裝，發舊，但是乾淨整齊。做報告時，先生的不時從左掃到右的熱誠的目光，和藹可親的笑容使每個學生都能感受到、享受到他的親切的教誨。

在五年大學期間(按，北大中文系從五五級開始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周先生給我們開過三門課，一是現代漢語，一是漢語言文學要籍解題，一是漢語文學語言史。先生一口標準的北京話(可不是北京土話，而是「文學語言」)，抑揚頓挫的語調，不枝不蔓，毫無贅辭，循循善誘，引人入勝，他的課總是最受歡迎的課之一。漢語言文學要籍課的講義是油印的，每課前發幾頁，我匯集裝訂成冊，至今仍保存著，近年還借給幾位同仁參考。我印象特深的一件事是，綿亘四年的中國文學史課，第一學期由游國恩先生講授，講到《詩經》，游先生說：「關於《詩經》的用韻，我準備請周祖謨先生來給同學們講，他的音韻學造詣很深很深，他前幾年出版的《方言校箋》是翹楚之作，系裏一致推薦申請國家社會科學獎金。」當時剛剛公佈了國家自然科學獎金的獲獎者名單，錢學森、錢偉長都名列榜中，接著該是評選、頒發國家社會科學獎了。然而不幸得很，不久反右鬥爭鋪天蓋地而來，隨之是不停息的政治運動，申請國家社會科學獎金的事也就不再提了。1958年大躍進，提倡學生自己編書，五五級的三個文學班編寫《中國文學史》，我們語言班也編《漢語成語小詞典》。我們請了魏建功先生、周祖謨先生指導、審訂，兩位先生對我們的稿子都反覆修改，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文學班的同學看到這幾千張藍筆、紅筆相間交錯的卡片都不禁發出嘖嘖的讚歎聲。

我1960年畢業後留校做研究生。系裏指定我的專業是漢語史，導師是周祖謨先生，我成了周先生的第一個漢語史研究生。周先生要我每兩周到他家面授，佈置兩周內必讀的論著目錄，給我講這些論著的要點、閱讀的方法等，要求寫讀書札記，在下次面授前兩天交。下次指導前，就我的讀書札記評點，解答我在札記上提出的和當場口頭上提出的問題，佈置下兩周的閱讀書目。三年困難時期的活頁紙粗而黑，我寫的字醜而小，看起來是很吃力的，但是先生常常在我的札記上硃筆加批。讀過沈兼士先生的《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後，我在札記上對沈氏學說的某一點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周先生在這一段下加了紅線，句末加了雙圈，面誨時又表示首肯。在蹣跚學步時，能得到這樣的鼓勵，我實在念念不忘。做研究生的第一年特別艱苦，周先生佈置的書目又多，有時我囔吃不消，先生知道後批評了我，從此我不敢再叫苦了。還是嚴好，學生總是有惰性的，不逼怎行？在先生的指導下，兩年內我讀了音韻、訓詁、文字、語法四方面的重要論著。回顧往昔，這兩三年讀書最多，效果最好，終身受用，飲水思源，先生爲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大學時代，袁家驊先生教過我漢語方言學和漢藏語導論。受其影響，我對自己家鄉的方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研究生期間的寒暑假，我在寫《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三年寫了六稿。周先生怕我影響正常學習，不太同意我搞方言，後來拿走了我的稿子，審閱之後提出了若干問題，給我以教導。到了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先生建議我研究宋詞用韻，因爲那是師祖羅莘田先生的未竟之業。我卻對先生說：「跟先生學了兩年，音韻、訓詁居多，古文字和語法也學了些，爲了畢業後教學和科學能全面些，我做語法論文吧，宋詞韻作爲業餘的題目。」先生當即同意了。起初我想搞《史記》語法，周先生還興奮地告訴了季鎮淮先生，介紹我去向季先生求教，因爲他是《司馬遷傳》的著者。後來考慮到《史記》是大書，一年內啃不下來，就改搞《孟子》語法了。我深深地體會到周先生對我的期望之切、指導之勤、愛護之深。

離開師門南下以後，我仍舊得到先生的教導。我雖遠在南京，但是先生仍舊對我諄諄教誨。我的第一篇音韻學論文《宋代辛棄疾等山東詞人用韻考》(稿)於1978年寄請先生批改，先生用紅筆爲我作了詳細的修改，「打磨成一篇論文」。當我發表了《宋代蘇軾等四川詞人用韻考》、寫成了《宋代福建詞人用韻研究》後，先生指示：「何不乘勝移師江右？必有新發現。」因爲宋代江西文風特盛，詞人衆多。我寫了篇《〈南村輟耕錄〉與元代吳方言》，其中重點剖析了陶宗儀記錄的一則射字法，立論跟先生的《射字法與音韻》有所不同，先生對我鼓勵有加，同意我的看法，並說他的論文是「少作」。何等的虛懷若谷，這同提倡「不違師說」者有天壤之別！當我的《盧宗邁切韻法述評》在《中國語文》1992年6期、1993年1期連載後，我寫專信請求指謬。先生賜答：「我已看過，無懈可擊。」同時指出文章嫌長了些。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胡雙寶先生提出，將宋《盧宗本切韻法》抄本的影印件和我的述評合在一道出版，唐作藩先生在1994年底代我請周先生作序，先生欣然同意。我擬將《述評》再作一次修訂，交胡先生時再請周先生題簽封面。我拖拉成性，修訂遲遲未成。我總是認爲，先生很健康，這是毋庸著急的事，孰料先生竟遽爾作古，這是我生平的大憾之一。

我認爲評價一位學者的成就，要有時間觀點或者說歷史觀點。具體說，有兩點。

我們這一代人，比我們年輕的一代人，即使有若干文章或書吧，基本上是在文革後出的，說實在的，年齡已經不小了，甚至到了可以稱作「老大徒傷悲」的「老大」之時了。前年《世說新語詞典》著者張萬起先生來寧，我們論學，他說：「老一輩都成名

早。」確是如此，而周祖謨先生成名尤早。1991年春我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見到閻崇璩先生，他是羅莘田先生的研究生，年略長於周先生。他說，北大中文系每十年左右就出一個傑出的學生，就是丁聲樹、周祖謨、李榮。半年前我讀到中國音韻學研究會首任會長嚴學窘先生的自傳《八十自述》（《語言研究》1993年增刊），該書第28頁述及周祖謨先生，茲錄如下：

我們在北大同學，他是莘田師的得意高足。當時北京大學流傳著兩句口頭禪：「前有丁聲樹，後有周祖謨。」這是北大中文系培養的兩位天才學者。丁先生當時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北大的老師想把周先生收在門下。一九三四年秋，周先生讀大學二年級，年僅十九歲，就在北大《國學季刊》上發表了《說文解字之傳本》一文，得到了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沈兼士先生的嘉許，曾贈以「高軒謝車馬，小學主昆魚」一聯，是沈先生用甲骨文寫成，可見他對周先生的賞識。後來周先生考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教研究員，對文字、音韻、訓詁無所不精，同時擅長詩詞歌賦。其特長是精於考據，長於校勘，治學特點是精、細。

讓我們來看看他的一些論著的撰寫、出版的時間吧。二十一歲寫成九萬字長文《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二十二歲時商務印書館出版《廣韻校本附校勘記》，此書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大陸兩次重印，至今全世界的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家和涉獵者無不奉《廣韻校本》為圭臬。1942年先生二十七歲時發表了《宋代汴洛語音考》，首先研究了邵雍的《皇極經世書》的「聲音倡和圖」以及宋代汴洛文士的詩詞用韻，須知在其前只有個別學者偶或舉一些唐詩用韻作立論的佐證。時至今日，唐宋金元詩詞曲韻考的論著大量湧現，飲水不忘掘井人，創始之功當歸於燕孫先生。《宋代汴洛語音考》至今仍是研究宋音的經典論文。先生二十九歲時開始校釋《洛陽伽藍記》，四十一歲完成，南北朝史專家王伊同著文評介，稱譽燕孫先生為楊銜之的功臣，猶如顏師古之與班孟堅。先生三十五歲時出版《方言校箋》，集清代大家戴東原、盧文弨、劉台拱、錢繹諸人之大成，後出轉精。四十三歲時主撰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兩漢分冊出版，由於著不逢辰，時局多艱，其後的幾個分冊未能繼續出版。但其強烈的「地震波」可從下列事實看出：丁邦新、何大安二先生在海外先後寫成《魏晉音韻研究》、《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如今可以告慰學界的，先生在文革前就寫好的這部巨著的後幾分冊賴陳新雄先生之助不久將在臺灣出版。我們做學生的如果回顧一下自己作品發表的時間，也排個年譜的話，大片大片的空白，那只有「徒傷悲」了。

第二、我認為評價一個學人的成就，更在於看他的論著是不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周先生的很多論著已經經過了半個世紀左右的檢驗，除上列者外，它如《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四聲別義釋例》、《顏氏家訓音辭篇註補》、《陳澧切韻考辨誤》、《切

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等文，《唐五代韻書集存》、《爾雅校箋》諸書，隨著時間的流駛而光芒愈現。

我不能得燕孫先生之學，也與侍先生之日淺有關。南下三十年來，時時咬嚙我心的是，1964年王力先生和唐作藩先生兩次找我談話，要我留校任教，我卻冥頑不靈，落得個江蘇人回江蘇當客家。如果當初遵從師命，我就可以朝夕得到了一先生、燕孫先生和其他諸師的教導了。如今王、周二師皆已逝世，我再也得不到二位先生的教導了，再也得不到先生的教導了。

寫到這裏我只能默默地仰望著壁上的條幅：

爲學貴於勤，言行貴乎慎。勿以己之長掩人之短，謙虛自持，無往而不利。

谷瑤兄囑書一二語以相勉，即希教正。

周祖謨於太原晉祠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四日

十二年過去了，而我德學皆無多長進。有負恩師厚望，不禁嘔唏掩泣。



周士琦、耿志堅、瀨戶口律子、李添富、周祖謨、陳新雄、黃坤堯  
1992年攝於北京大學中關園周寓